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五十八九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毛鳳儀

謄錄監生臣朱錫彤

歷代名臣奏議卷五十八

明　楊士奇等　撰

治道

宋寧宗時衣說友上言臣仰惟皇帝陛下聰明仁孝得於天資歷數攸歸神器有託承太皇之命旨遵聖父之詔音嗣守丕圖撫臨萬㝢天地開悅神人協和臣遭際明時至榮極幸臣猥瑣不才叨綴從列向者充員京邑

屢拜清光夙荷聖神特達之知媿無職守纎毫之報茲幸身逢華旦顧瀝愚衷亟欲仰賛宏模少裨聖德竊惟自古大有為之君其於踐阼之初必思有以收結人心慰滿衆望人心既得衆望已孚則天順人助四夷來王極功所不難致陛下嗣位維新中外愛戴正是收結人心慰滿衆望之日臣不暇縷舉繁目顧以當今可行足以收人心而慰衆望者有六事焉

其一曰大行至尊壽皇聖帝奄棄萬方倏已浹月陛

下追慕皇祖日赴臨殿號慟備至臣民歎嗟唯是三年之服天下通喪自漢以来喪禮從薄遂有以日易月之制蓋數千百年為天子者未有斷然而能復古也惟我壽皇聖帝頃罹高宗之喪斷自宸衷躬行三年之服孝誠之至萬古無踰今陛下繼統嗣位適當以日易月禫祭之初此正陛下盡孝竭誠之日夫壽皇之於高宗蓋子為父服是以為三年之喪今陛下之於壽皇則孫為祖服亦當行

周期之制臣頗陛下體壽皇執喪三年之禮倣古人喪禮近厚之説亟下詔旨躬行周期之服令有司討論喪制凡御朝退朝御輦過宮之服並令斟酌裁定陛下一一躬行之此令一下中外臣子既以仰嘆陛下念祖孝誠之切復以深感陛下居喪盡禮之孝抑以敬服陛下聰明仁孝之實以收人心以慰衆望莫切於此且令之外敵固非可以禮義責也猶能慕我壽皇之孝而能於繼祖踐位之

日躬行三年之喪外敵固不足言之於陛下也然彼且能爾今周朞之服陛下必能以身行之儻聖意以為無難即乞速降指揮不勝臣子厚幸

其二曰昨日恭聞已降指揮宣押宰臣留正仰見陛下握符御極知所先後倚任大臣共圖盛治規模宏遠將致太平天下幸甚臣竊意留正必須抗章牢辭未即赴闕顒陛下體古人進退大臣以禮之意深以朝廷輔佐之任為重與降詔趣還俾之必

來則陛下禮貌大臣無愧於古先哲王矣至如起居郎陳傅良憂國愛君不得已遂納祿而去樞密院編修官楊方以前日時事未順亦投劾而歸二人者皆一時人望所屬臣願陛下出自聖意亟下詔旨並令日下依舊前來各供舊職豈特以收結士心亦於賛襄治道大非小補

其三曰臺諫者天子之耳目所以容賛治道裨益聖聰頃歲高宗皇帝更化之日首下詔書大開風憲

之地今陛下作主舉行新政要當廣開言路崇用
臺諫臣願陛下斷自宸衷亟發詔旨申飭臺諫令
各盡乃職知無不言凡有章奏陛下即日施行則
言路既廣聖德彰聞治效日隆下無壅蔽初政之
要無以越此

其四曰向者壽皇聖帝初罹高宗之喪教坊樂人及
一應俳優伶官等並行罷逐今陛下嗣服之日適
居喪制臣願陛下即降指揮應干樂人及俳優伶

官等日下並權令逐便候終喪日續聽指揮亦以
見陛下盛德之至也
其五曰自古人主規圖極治增益聖德未嘗不求言
納諫以廣聽聞漢董仲舒謂廣覽兼聽極群下之
知盡天下之美此蓋帝王之要務也今陛下嗣服
之始尤當廣求直言崇任忠鯁政事之當否民情
之休戚儻非聽言受諫陛下無由自知國朝祖宗
即位之日即相繼下詔以求直言列聖遵承以為

家法然而求言貴於能聽聽言貴於能行令朝政
闕失民間疾苦未易縷陳臣願陛下亟發詔旨先
令在朝監察御史以上及館職學官限五日内各
上封章極言時政闕失使之盡言無隱陛下儻未
能盡經乙覽即乞以臣下章奏付後省都司官掇
其必可施行者類申朝廷將上取旨一一施行其
間有關繫陛下躬行者亦令大臣别項敷奏陛下
恪意力行如此則五帝三王將並駕而齊驅矣

其六曰今歲適當大禮之年今大行在殯遂降九月明堂指揮陛下既履寶位即與太上皇帝事體不同參之禮經嚴父莫大於配天蓋謂尊父以配天也陛下若行明堂則於尊父之禮實有所礙兼陛下臨御之初正欲修明號令聳動觀聽臣願陛下以明堂尊父之禮既有所礙亟與大臣商議仍舊講行郊祀之禮如冬至之前未得發引即照乾道元年正月郊祀之例别降德音其肆赦支犒恩數

等亦照隆興二年十一月冬至日指揮施行庶幾
陛下御極之始即見上帝於昭格天地歛福庶民
實為初政之助臣備數從班職在獻納既未得即
侍天威面控愚慮而於六事實不可緩用敢亟具
奏劄上瀆聖聰惟陛下諒其忠悃而早行之至於
躬節儉之德以先天下惜內帑之財以養國力兩
宮定省之日風雨不渝泰安之禮極其優厚倚信
大臣視為心腹收名人物必先忠良早朝晏罷日

以勤政為務臣下章奏可否隨即施行内侍之任以忠直老成為先見在宫嬪稍加斟酌裁減隨龍恩數必合舊制而後行左右請求必惟成法而後與戒飭諸屯主帥務令修舉軍政申嚴沿邊守臣專以固圉為職凡此數端望陛下曲留聖衷節次施行則堯舜三代之治日月可冀矣臣不勝激切控瀝之至

衛涇上奏曰臣聞人君之治天下無不原於此心治安

常得於憂勤禍敗每基於逸樂葢方其多事則懼心必生故憂勤而圖治居安既久則驕心易起故逸樂而不自知茍非聦明過人鮮能自克臣恭惟陛下天資濬哲智畧高遠萬無是事臣區區愚慮不能自已於言且聲色易於移人陛下非不知聲色之不可邇也而耳目為難防宴安同於酖毒陛下非不知宴安之不可懐也而志意為易惰財用生民之膏血陛下非不知財用之當節也而牽於姑息則有所未暇節名器人主之操柄陛

下非不知名器之當惜也而溺於貴幸則有所未暇惜
自陛下即位人臣之進說者非一疏陛下之聽言者非
一日雖改過不吝見善必從而弊隙尚多冗濫未革陛
下意謂時之無事不必過憂事之至微未足害治然恐
陛下此念生於自喜則驕心得以乘之驕心一萌則所
以體天意者亦幾於怠矣況朝廷庶事未可謂盡當四
方幽隱未可謂盡達年穀雖豐民困重斂夷狄雖順意
實不測大計未立大讎未復天之望陛下者若是正宜

惕息脩省其可有一毫之驕心耶臣願陛下圖患於不見保治於未形一起居言動一云為注措兢兢業業常若上帝臨之在上質之在傍聲色之陳於前必思玉體之當愛宴安之動於念必思德業之當勉爵賞之施必思名器不可以假人賜予之頒必思民力不可以困竭此心無日不與天相似則陛下所以體天意者既至天心所以愛陛下無窮凡陛下所當為之事皆次第而舉矣昔仁祖謂休祥之臻懼省不類災異之見儆畏厥繇

乃攷箕疇之傳稽漢儒之說裒類五行六沴禍福之應為書十二卷名曰洪範政鑒以示天人感召之理壽皇嘗諭近臣無逸一書享國久長皆本寅畏爰緝尚書所載天事列為二圖名曰敬天朝夕觀覽仁祖壽皇所以飭躬修德克謹天戒見於三書者不外此數事成效昭然于今可覩不然治教刑政大抵粗略而天之報貺迺同於已安已治之時臣誠恐天幸不可以為常禍機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也惟陛下留神省察豈特

臣之幸實宗社生靈之幸

涇又上奏曰臣恭惟陛下聰明天縱嗣承大統舜禹授受千古有光遵壽皇之成規對廷臣於黼座將以講求治道夫豈徒應故事而已臣側聞群臣進言者多勸陛下即位之初當大有所施設以竦動四方之觀聽陛下聖意以循循為治臣有以見宸慮高明度越千古固非常情之所能量度也臣竊觀自昔欲有為之君非不好大喜功志高慕遠方其鋭意圖治凡創端造業皆足以

震耀群動興起人心論治者亦皆喜談而樂道及閱歲踰時意銷氣沮曾無尺寸之效而淪胥以敗往往銳始者必怠終兢虛美而本無誠心故其害至此孰若因人情之所欲審事勢之所宜圖實效而不隆虛名務遠謀而不趨近利其初雖若循循未快人意然盡力於躬行用功於悠久積日累月寖明寖昌計筭見效反出於欲有為者之上得失可槩見矣昔堯以兢兢日行其道舜以業業日致其孝禹之克勤湯之檢身若不及文王之

翼翼小心武王之繼志述事凡詩書所稱此六七聖人不過畏天命保人心側身修行恭己任賢慢遊逸樂之是儆是戒憂勤恭儉之是訓是圖初未嘗為驚世駭俗輕發易變之舉也然後世稱聖之盛治之極必曰唐虞三代豈非循循之效哉陛下以不世出之資享壽皇已成之業踐阼以来薄海內外小大臣民傾耳拭目以徯維新之政陛下聖意先定周密詳重謹於所發不為目前可喜之事誠有得於聖賢循循之義矣臣愚猶有私

憂過計試為陛下言之陛下慈仁本於天禀未嘗不恭儉也而恭儉之德未信服於人心陛下日昃視朝咨詢忘倦未嘗不憂勤也而憂勤之志未昭白於天下爵賞所以勵臣工也而人以為多濫紀綱所以尊朝廷也而人以為未振有納諫之盛德而未聞行諫之英斷有恤民之仁心而未聞寬民之實惠詔百官以修職業而苟且之習未革敕將帥以厲軍政而貪刻之徒寔繁半歲之間課效未見救過不給衆人竊議有識憂疑毋乃陛

下雖知循循之可尚而未能踐其實乎夫聖賢之循循與世俗之因循相近而實相逺也聖賢之循循亦順至理之當然力行而不息耳苟無誠心實德悠悠玩日時乎無事則苟安而不慮事變之至則倉卒而無謀徇一時之娱忘千載之患此乃世俗因循之害非唐虞三代所以為治之意也況今日風俗頽靡百度弛縱人材削弱國勢未張汲汲有為尚恐不濟若猶因循其弊將至於不可為矣臣慮臣下或聞陛下有循循之志遂希旨

迎合飾因循之說以誤聖聽非忠於為陛下計也臣願
陛下剛健篤實勵精圖政躬朴素以杜奢侈之漸防逸
豫以戒宴安之毒則恭儉之德彰矣輟燕閒之暇以攬
機務絕左右之私以親正人則憂勤之心著矣公予奪
以示懲勸惜名器以待功勞罷內降之命遵累朝之法
則爵賞知所謹矣毋以朋黨輕疑外廷毋以道學併棄
賢士擇任耳目之寄大開公正之塗則紀綱庶乎振矣
有奬飾而未聞拔擢有開納而無所施行非所以崇諫

也務斥諂諛之說護養忠直之氣斯得聽言之要矣貴近之濫恩未革無益之費用未省非所以寛民也條無名之横斂議蠲減而必行斯有恵下之實矣擢廉勤之吏以勵偷惰嚴按察之司以治贓汚則職業修矣昔之以賄賂進者果於棄而不用今之以貪黷敗者寘於法而不貸則軍政肅矣凡此八者陛下果事事而加謹物物而加察勿以小善無益而不為勿以小惡無傷而不去仁心善政與日俱新如火之然如泉之達使聖德日

以先大功業日以休顯斯足以盡循循之實矣茍懷安怠忽無所施為臣恐未免終墮於因循之說也惟陛下留神幸甚

涇又上奏曰臣聞天下雖大治之在心自昔君臣相與講明治道未嘗不以此心為先務禹之告舜曰安汝止伊尹之告太甲曰欽厥止傅說之告高宗曰惟厥攸居政事惟醇周公之告成王曰文王惟克宅厥心迺克立玆常事蓋心者萬事之綱致治之本未有不先定其心

而能成治道者也臣恭惟陛下以聰明英睿之資承慈
皇付託之重憂勤在御三載于兹虛懷任人屈已從諫
帝王盛德蔑以加此是宜盈成之業有光太平之期可
卜顧求治雖勤課效未見上下悠悠偷安歲月毋乃聖
心所嚮容有未定而莫知所用力之地歟夫惟聖心未
定故小大之臣議論不明趨嚮不一家持一說人立一
見或習頽隋或貢諛佞或務迎合或事讒邪皆不過竊
取陛下爵禄其為身計足矣陛下臨政願治何所望於

此乎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又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言天下之事苟至於窮極必貴於變通乃為可久之道也臣觀當今事勢往往多弊而其弊將窮矣民極於貧而莫究賑恤之宜平時猶且思亂兵極於養而莫止飢寒之怨臨事孰肯用命官極於冗而澄汰之無策徒困於鈌少財極於斂而寛省之無計每患其不支士大夫知有禄位而不知有名節緩急何所倚仗風俗知有奢靡而不知有條制踰僭何所限節舉天下大事無

出此五六者而其弊至此極矣尚賴朝廷清明聖德容覆祖宗仁澤在人中興以來培植益厚維持固結幸以無事然平居暇日已懷懍懍之懼脫有讒諂在側群邪並進得以撓亂陛下之紀綱法度公道不伸國體浸弱姦雄睥睨或生輕侮之心一旦事變起於細微禍機萌於所忽向之維持固結者有時而不可恃亦可為寒心哉陛下試當清閒之燕事物不衡於慮嬪御不接於前平心定氣而靜思之微臣之言必有默契於淵衷者然

則變通之道其在今日誠聖心所宜先定也臣伏願陛下體乾健之德廣離明之照審觀事勢之所繫念其弊之為已窮察其弊之所由起覽大易之言求變通之道聖心先定然後明詔大臣逮中外百執事朝夕講磨同心協力及今而亟圖之勿坐待其極而至於不可救凡行一事必曰其有益於變通之實歟不可以嘗試而幸成也每出一令必曰其有合於變通之理歟不可以輕發而驟改也進一人才必曰果可以任吾變通之責歟

不可以順適目前而用之也聽一言議必曰果有以助吾變通之政歟不可以投合所見而受之也夫既知所用力之地循循而行之孜孜而為之雖無立見之効而有馴致之功前五六者之弊庶乎有瘳而天下之治可次第舉矣不然當庶事極弊之時譬之一身四體岌如藥傷補敗猶恐不給而希合茍容之徒養交持禄方且謂雨暘時若詠誦太平以規榮利及其意得志滿奉身而退它時獨以憂勞遺陛下豈不誤哉可勝悔哉此理

非難曉其事非難行特在陛下加意與否而已臣拙戇
不量踈外僭論大體竊惟國朝儲養館職之意甚厚仁
皇盛時詔特許以言事臣待罪冊府首尾五年三獲瞻
望清光每竭愚衷輙蒙寛赦茲不敢以去國而忘葵藿
之誠昔魏徵陳十漸以戒太宗其末有曰千載休期時
難再得明主可以為而不為此臣所以欝結而長歎也
臣敢以徵之言為陛下獻惟陛下財幸
焕章閣待制侍講朱熹上奏曰臣迂愚衰賤無以踰人

仰荷聖明召從遠外置之近侍之列處以勸誦之官此豈私於小臣者哉意者必以其粗嘗講學稍有思慮不肯隨衆默默或有以仰裨聖治萬分之一也而臣伏自到闕三獲進對狂妄之言時蒙采納如增添講日看詳封事不受賀表之屬皆得施行臣竊不自知以為庶幾可以披瀝肝膽畢義顧忠而無負於陛下所以收録使令之意又竊惟念服在内朝實以從容諷議為職故雖被求言之詔亦不敢輒同外臣撰述文字以致宣洩但

嘗面奏一二意望陛下自以聖意施行而累日以來竊
覩天意雷霆之後繼以陰雨沈欝不解夜明晝昏此必
政事設施大有未厭人望以致陰邪敢干陽德者而臣
前日所嘗言之大者尚亦未蒙省察若但碌碌隨群觧
釋文義時時陳說一二細微以應故事則不唯非陛下
所以名用愚臣之意亦豈愚臣所以服事陛下之志哉
今有微誠須至傾竭臣之所言其最大者則勸陛下凡
百自奉深務抑損自宫闈之私居處服用且如潛邸之

舊以至外庭禮數僕御恩澤亦未可遽然全享萬乘之尊庶幾有以感格親心早遂晨昏定省之願以為陛下必垂開納而數日来乃聞有旨修葺舊日東宮為屋三數百間外議皆謂陛下意欲速成早遂移蹕以為便安之計不惟未能抑損乃是過有增加臣不知此果出於陛下之心大臣之議軍民之願耶抑亦左右近習倡為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姦心也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灾異數出正當恐懼修省之時不當興此大役以

咈譴告警動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飢餓流離阽於死亡之際忽見朝廷正用此時大興土木修造宫室但以適已自奉為事而無矜恻憫憐之心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變不唯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煢然在憂苦之中晨昏之養尤不可闕而四方之人但見陛下亟欲大治宫室速得成就一旦翩然委而去之以就安便六軍萬民之心

必又將有扼腕而不平者矣前鑑未遠甚可懼也至於一離尊親之側輕去倚廬之次深宮永巷園囿池臺耳目之娛雜然而進臣又竊恐陛下之心未易當此紛華盛麗之熒惑感移雖欲日親儒士講求經訓以正厥事而進德修業亦將有所不暇矣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至於壽康定省之禮則臣嘗言之矣而其意有未盡也今聞邇日一再過宮亦未得見而不亟為之慮如臣所謂下詔自責頻日繼往者顧乃逶迤舒緩無異尋常之時

泛然而往泛然而歸太上皇帝聞之必以為此徒備禮而來實無必求見我之意其深閉固拒而不肯見固亦宜矣又聞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之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内禪之說此又慮之過者殊不知若但一向如此而不為宛轉方便使太上皇帝灼知陛下所以不得已而即位者但欲上安宗社下慰軍民姑以代己之勞而非敢遽享至尊之奉則父子之間上怨怒而下憂懼將何時而已乎父子天倫三綱所繫不惟

陛下之心深所未安而四方觀聽殊為不美久而不圖亦將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至於朝廷紀綱尤所當嚴上自人主以下至於百執事各有職業不可相侵蓋君雖以制命為職然必謀之大臣參之給舍使之熟議以求公議之所在然後揚于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嚴命令詳審雖有不當天下亦皆曉然知其謬之出於某人而人主不至獨任其責臣下欲議之者亦得以極意盡言而無所憚此

古今之常理亦祖宗之家法也今者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甚者方驟進而忽退之皆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為治之體以啓將来之弊況中外傳聞無不疑惑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於公議乎此弊不革臣恐名為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蓋自隆興以来已有此失臣嘗再三深為壽皇論之非

獨今日之憂也尚賴壽皇聖性聰明更練世事故於此輩雖以驅使之故稍有假借實亦陰有以制之未至全墮其計然積習成風貽患於後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如陳源袁佐之流皆陛下所親見也柰何又欲襲其跡而蹈之乎且陛下自視聰明剛斷孰與壽皇更練通達孰與壽皇壽皇尚不能制之於前而陛下乃欲制之於後臣恐其為患之益深非但前日而已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至於殯宮之卜偏聽臺史膠固謬妄之言墮其交

結眩惑之計而不復廣詢術人以求吉地但欲於祐思諸陵之傍僭邪遷就苟且了當既不為壽皇體魄安寧之慮又不為宗社血食久遠之圖則自宰執侍從以至軍民皆知其非而不敢力爭夫以壽皇之豐功盛烈百世不忘而所以葬之如此其草草也此豈不又大咈天人之心以致變異之頻仍而貽患於無窮乎此又臣之所大懼也凡此四懼皆非小故臣願陛下深察愚言而反之於心明詔大臣首罷修葺東宫之役而以其工料

回就慈福重華之間草創寢殿一二十間使粗可居又於宫門之外草創供奉宿衛之廬數十間勿使其有偪仄暴露之苦如是則上有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而速南内進見之期又有以致夀皇几筵之奉而盡兩宫晨昏之禮下有以塞群下窺覦眩惑之姦而慰斯民飢餓流離之歎此一事也若夫過宫之計則臣又願陛下下詔自責減省輿衛入宫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控前馬者預詔近屬尊行之賢使之先入首

白太上皇后以臣前所陳宛轉方便之說然後隨之而入望見太上皇帝即當流涕伏地抱膝吮乳以伸負罪引慝之誠而太上皇后宗戚貴臣左右環擁更進譬諭解釋之詞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雲消霧散而懽意浹洽矣此二事也若夫朝廷之紀綱則臣又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但使朝廷尊嚴紀綱振肅而國家有泰山之安則此等自然不失富貴長久之計其實有勳庸而所得褒賞未愜衆論者亦詔大臣公

議其事稽考令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弛張人才之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復較量勿徇已見酌取公論奏而行之批旨宣行不須奏覆但未令尚書省施行先送後省審覆有不當者限以當日便行繳駁如更有疑則詔大臣與繳駁之官當晚入朝面議於前互相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已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得失之筭矣此三事也若夫山陵之卜

則臣前日嘗以議狀進呈近日又與同列連名具奏今更不敢頻煩聖聽亦望特宣大臣使詳臣等前後所論而決其可否於立談之間先寛七月之期次黜臺史之説別求草澤以營新宫使壽皇之遺體得安於内則宗社生靈皆蒙福於外矣此四事也凡此四事皆今日最急之務切乞留神反覆思慮斷而行之以答天變以慰人心上以彰聖主用人求諫之實下以伸小臣愛君憂國之忠則臣不勝千萬大幸又竊念臣老病之餘寒齋

獨宿終夜不寐憂慮萬端而進對之時率多遺忘言語
精神又不能以自達是以前日一再面奏所陳數事有
未蒙深察者今因入侍敢復冒昧輙形紙墨伏惟聖明
獨賜詳覽而擇其中至於孤危之蹤不敢自保竊恐自
今以往不獲久侍清閒之燕矣臣無任瞻戀懇切皇恐
俟罪之至
駕部員外郎李鳴復上奏曰臣聞有帝王之規模當有
帝王之事業規模宏闊而事業又與之相符天下不足

治矣唐魏徵之言曰五帝三王不易民以教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何如耳世葢未有行其道而不著其效者堯舜其君而俗不唐虞禹湯文武其君而治不三代此必有其故也恭惟陛下以天縱之資篤日新之學嗣位之始首增講員聽政之餘垂精經典書中庸至聖之章而日加省察閲大學章句之疑而特垂顧問大庭發策昭明此書瓊林賜詩彰示此意為天下國家之經有九既取之以為出治之規明明德於天下之序

有八亦視之以為力行之要此其規模豈漢唐諸君所敢望雖六五帝四三王可也然自登大寶于今七年天下翹首以望太平傾心以覲至化雍熈泰和之風不見而歎息愁恨之聲轉聞規模則古事業不古獨何歟臣嘗讀孟子見其言有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又曰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蓋有是心也而能行是政則付之掌運而有餘有是道也而不以其政則求以平治而不足今陛下之

心堯舜之心也未知陛下之施於政者果足以發是心乎否也陛下之道堯舜之道也未知陛下之見於政者果足以行是道乎否也民政壞於守令之貪殘軍政壞於將帥之掊尅朝廷之政又壞於士大夫之苟安三者之弊未去而欲與古帝王齊驅而並駕臣知其難矣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而今之為州縣者以撫字為迂談以催科為急務此猶曰用之公家也囊橐之私勝而民不聊生

矣苞苴之計行而民無所赴愬矣使天下不敢言而敢怒昔人以是為虐民之戒今則不惟敢怒又至於敢叛矣夫置吏所以養民而民之叛端自吏始國家何賴焉前車既覆後車當戒近甸之地咫尺君門握符之寄輟從朝列名杜之詠罕見而苛如虎者踵相接也襦袴之歌鮮聞而剥及膚者袂相聮也民無常産因無常心即不幸帶牛佩犢相扇而起又何以為策民政如此陛下亦常思之否乎古者寓兵於農初無養兵之費後世以

民養兵遂有蠹民之患然使其如霆如雷足以折外侮有嚴有翼足以彊國勢是猶曰于以固吾圉也兵以精為貴今則老弱相半矣兵以氣為勇今則凍餒交作矣與士卒同甘苦昔人以是為將兵之法今則勢分隅絶又剥之以自利矣竭天下之力以養兵而反竭兵之力以奉主帥國家何益焉不遇盤根昌知利器潢池赤子盜弄戈矛鼠竊狗偷顧何足道然江上分備禦之屯而賊之兇焰未戢也京都輟禁衛之旅而賊之猖獗自如

也小寇尚爾大敵何若即不幸姦雄就敵覬釁而動復何以為計軍政如此陛下亦嘗思之否乎夫治亂之迹雖見於天下轉移之機實係於朝廷四郊多壘此何等時而列武周行因循度日謂惟靜可以制動是則然矣靜而流於偷墮恐其動未易息也謂惟常可以御變是則然矣常而失之弛玩恐其變未易弭也謂雍容和緩可以鎮安人心是則然矣然內無可恃之實外有可憂之形此猶駕弊舟於驚濤之中寢積薪於然火之上恐

人心亦未易安也陛下非不憂勤也大臣非不焦勞也百司庶尹亦未嘗無惴惴不寧之懷也而積習既久謏風浸成務為虛文掩覆實狀所陳者類非軍國之急務所事者不過簿書之常程日甚一日而恠證生歲復一歲而元氣削朝政如此陛下又嘗思之否乎陛下居今行古其規模為甚髙而以古凖今其事業猶弗逮則亦有是心而無是政故爾夫政者所以推吾之心而達之天下者也茍無其政心何自而達茍非其人政何自而

舉立政一書周公所以訓戒成王者諄切備至上自禹湯下自文武陳其已往之實用為方來之規推而至於詰爾戎兵陟禹之迹所以著其功業之盛以覲文王之景光以揚武王之大烈所以彰其繼述之美然要其所以致此亦惟曰勿以憸人克用常人而已是知人才之賢否國政成敗之所關不可不謹也昔仁宗皇帝享國最久遇變最多然衆賢聚於内而朝廷尊按察使分布於外而郡國治帥得一仲淹而西賊喪膽使得一富弼

而北敵降心將得一狄青而南兇授首四十二年之治號為太平皆自得人始臣願陛下稽仁祖致治之法味姬旦告君之辭不徒究之於心而必發之於政不徒求之空言而必見之行事必吏稱職民安業而政之在民者無不理必車馬修器械備而政之在軍者無不肅必九德咸事百工惟時而政之在朝者無不舉為政在人無使一小人或得容其姦政在養民無使一細民或不被其澤政事修於内變故息於外理有必至勢無甚難

特在陛下加之意爾不然學與政一道也勤於學而不及於政知與行一理也致於知而不力於行譬如五穀不腹而欲以療飢良藥不口而欲以已病臣未知其可也臣生長萬里外游叨誤渥獲玷郎曹舊典有常職當登對有懷不吐不惟負陛下亦負所學惓惓之忠惟陛下察焉

嗚復為侍御史又奏曰臣聞九官相遜所以為虞廷之盛多士濟濟所以致周室之隆蓋衆賢和於朝則萬物

和於野未有乖爭淩犯之習交肆於内而安静和平之治能成於外者也中庸言位天地育萬物必以致中和為本洪範論斂五福錫庶民必以建皇極為要中庸之與洪範異書而同旨中和之與皇極異名而同意古聖王治天下所以措一世於泰和躋斯民於仁壽其道未有不本諸此陛下以天縱之資膺天位之重知出治之道在問學故垂精經典知進學之益在講讀故留意經筵正心誠意之實持之惟懼其不嚴治國平天下之理

究之惟恐其不熟有君如此其忍負之而十年之間柄臣專國鉗天下之口而奪之氣正者引遁直者銷沮迎合茍容之輩擢置朝行寡廉鮮耻之徒散在郡國故中外附和如出一口而天下之俗弊於謏堅氷頓消太陽正照天下拭目以觀維新之化戢者思奮屈者求伸不得其平者以暗而欲鳴不獲乎上者以憤而欲吐故談辯風生矯枉過正而天下之俗又傷於激謏固非盛世事也激而不已亦豈國家之福哉先禹之持禄保位無

以起西漢之衰南北部之互相譏揣適以招東漢之禍可為萬世鑒也國朝之治莫盛於慶歴又莫盛於元祐祠醉之舉網傲歌之摘瑕賴老於謀國者力行救正而紹述之論一起群兇得志善類吞聲其初起於邪正之交攻而其末遂至於夷夏之不靖豈不甚可畏哉厥今權歸人主政在中書若有將治之機而外寇尚强內勢尚弱未有平治之實生我王國置身周行謂宜不競不絿同心同德各揚乃職無曠厥官而邇者都司之爭幾

於奮臂臺臣之辯至於交章含沙或寓於奏對之間下石或託於游談之口此何等氣象而見於今日不知是數者之紛紛施之國家所益者何事所補者何策也陛下聖性髙明隨宜區處或用或舍或去或留雖浩乎天地之無容而亦截乎毫釐之有辨百官知所戒懼矣然臣竊以為天下之患每成於既著聖人之慮常謹於至微與其别是非於交鬬之餘不若絶偏黨於無形之始盖人性本於善外物感之而後性始遷人心一於正利

欲汩之而後心始雜克念罔念聖狂之所以分為善為利舜蹠之所由判猶之水焉澄其昏穢則清者自存猶之鑑焉滌其氛埃則明者自若臣願陛下密運中和之化大開皇極之門無有作好無有作惡在上者既一惟斯道之遵則無有淫朋無有比德在下者亦皆惟有極之會喜怒哀樂發必中節偏陂反側咸歸于中上下共由於大公至正之途相與於和協輯睦之境將見有所不為為無不成有所不動動無不濟其或不然上作而

下不應君倡而臣不和此方待以休休有容之量而彼乃甘爲截截小人之歸則國有常刑理有公是臣亦不敢畏避怨仇以孤陛下責任之意臣蒙恩簡拔拊巳兢皇惟有愚忠仰圖報稱故於請對之始審量事勢揆度時宜首以致中和建皇極之說爲陛下獻惟陛下垂聽而力行之天下幸甚

鳴復又奏曰臣聞善圖治者當勉其所未至善慮患者當察其所未形未至而能勉則實政日舉而天下之治

因以成未形而能察則公理常存而天下之患因以息有天下國家者不可不致其謹也陛下自更化以来杜群枉之門開衆正之路易之所謂内君子外小人書之所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陛下固已得之此正天下將治之秋四海生靈延頸企踵以望太平之日也然臣竊有言焉天下之事惟其實而已名者實之賔也苟徒務其名則不足以致治天下之理惟其公而已私者公之對也苟或溺於私則適足以害治臣觀今日朝廷之上

佩玉黼黻者皆名勝拔茅征吉者皆善類其闕然猶可議者實效之未著耳且恢復大事也斷而行之名非不美也空國以出百費且興喪師而返一籌不畫恢復之實安在會計急務也舉而行之名非不正也費用日廣今且無節征斂日繁今猶無度會計之實安在稱提楮幣名曰便民而便民之實未見蠲除苛取名曰惠民而惠民之實未聞宰椽樞屬更易不常問其政今猶昔也百司庶府除授不一課其效今猶昔也天下事豈眞盤

錯而不可為哉特務其名不覈其實爾果能責之以實則九德咸事足以凝庶績六卿分職足以阜成兆民雖隆古盛治有不難及不然觀美有餘實用不足臣恐畫龍不足以致雨流為西晉之浮虛未可知也臣故謂當勉其所未至者此也臣觀今日士大夫近清光者皆懇惻以愛君列庶位者每忠誠而體國其隱然猶可慮者已私之未克耳且王言所以寓訓戒也力求刪去者有之公乎私乎臺疏所以示勸懲也委曲覆護者有之公

乎私乎甲以為是乙或以為非此以為然彼或以為否
往者都司有爭貽訕朝路此風何可長也往者臺臣有
辯至勞聖斷此舉不宜再也天下事豈真淆亂而不可
決哉特牽於私不顧其公爾果能處之以公則無偏無
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雖盛時氣象有不難
復不然好惡既異朋比漸生臣恐蟻穴或足以潰隄激
而為東漢之黨錮未可知也臣故謂當察其所未形者
此也夫使有小人焉而或曠其職擊而去之未足憂也

皆君子也而實政不舉則深可憂有小人焉而或背乎理排而斥之未足慮也皆君子也而私情不戢則深可慮然則如之何其可曰是不難定其意嚮者在陛下握其樞機者在宰相耳任之以是事必責之以是實夫誰敢慢公言則播而行之私請則拒而絶之夫誰敢肆今朝多吉士野無遺賢瞻之在前有唐虞三代之可企瞠乎其後有漢室晉氏之可鑒治亂安危之分實係於此願陛下與二三大臣擇斯二者而亟圖之天下幸甚

宗學博士許應龍上奏曰臣聞人主有善始之意固天下之所深喜亦天下之所深望也夫飛龍在天萬物咸覩意諭色授而六服震動言傳號渙而萬里奔走苟意向之或偏舉動之不審則治忽之機實肇於此今也講學以進德求賢以輔治開言路以通下情此帝王盛德之事而皆舉行於臨政願治之初是其初意之善固足以聳動觀聽天下安得不以為喜然是意也易長亦易消易勤亦易怠必守之以堅行之以力則日就月將以

極其緝熙之功言聽諫從以盡其施行之實求之必用用之必信而使賢者能者無不盡其才之歎此豈非天下之所深望哉茍能為其所喜而復滿其所望則唐虞三代之盛有不難致者矣共惟陛下以神聖之資紹延洪之業體元居正厲精思治謂多聞乃可以建事也則銳情經術增置講官謂帝王之德莫大於納諫也則下明詔以求直言命群臣以上封事謂邦基之立惟在於得賢也則播告中外各舉才識凡此設施無非治道之

大端則善始之意固已不容言矣然臣惓惓之忠尤望堅守而不變焉葢自昔人主固有留意於經理者矣而為黄老養性之説或欲以沮其勤不欲人主觀書者又欲以售其術稍不加察則近便嬖之時多親儒生之時少而好學之勤不能如其初矣亦有鋭意於求言者矣然逆耳之諫難受順旨之言易從一或偏聽則剴切者謂之沽名訐直者疑其訕上而悅諫之心必不能如其初矣亦有汲汲於求賢者矣然君子鯁直而易踈小人

柔順而易親親則莫見其非踈則莫見其是故積年信而任或一朝疑而棄則好賢之心復有始而無終矣凡若此者皆後世人主之通患茍非天德清明純亦不已未有不蹈其轍者陛下退朝之暇猶勤觀覽切直之諫優加褒擢收召耆德之臣旌表清廉之守此皆真心實德之所形見固非勉强而行者而臣猶以堅守為言是豈為是過計哉盖自强不息斯可合乾德之大終始惟一乃可底日新之盛否則動揺於浮言而遷易於邪佞

此心轉移一息間耳而治勢安危所關者大臣不復援引古昔請近述國朝之事以明之昔元祐初選擇名儒勸講經幄廣開言路增置講員擢舊德於散地設十科以薦賢一時之治燦然更新疑若可以無遺慮矣而當時之臣猶有隱憂焉劉摯則曰已行之令持循勿變則治道成王巖叟則曰惟當日篤此心不可少移初意以至日謹一日天下之事不足慮程頤言之終則念始不可不勉傅堯俞又言之無非欲其堅守不變以成其初

政之美哲宗信用其言故元祐之盛度越今昔異時此論一搖或以紹述之説進或以調停之説進則事體非復前日矣然則進言於今日者可不以是為戒哉雖然人主一心攻者甚衆少懈而受其一則陷溺其中而不自覺太宗皇帝嘗曰人主當澹然無欲使嗜好不形於外則邪佞無自而入此先正其心之意也此心一正則私意不足以亂其真而外物不足以更其所守以之講學則專而精以之聽言則公而明以之任賢使能則無

所處而不當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陛下留
神
應龍又奏曰當國家多事之日而欲興起治功者其大
要有二議論不可以不一命令不可以不謹蓋一則公
是公非無甲可而乙否謹則令出惟行無驟更而數易
古先聖人凡有大疑必謀及卿士謀及庶人翕然大同
然後從之以為不如是則異論者得以惑吾聽巧言者
得以肆其欺而國是無由定凡有政令必質之人情參

之輿議罔有不臧然後行之以為不如是則上作而下不應朝行而暮復改而國事何由舉奈何時君世主無獨斷之明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故佞者迎合以取容而偽者誕謾而求售辯者紛更以生事而戇者矯亢以賣直各執其說互相矛盾豈知議論不一人將何所適從歟無一定之規則慕美名而忘實患急近效而昧遠圖事不問是非而徑欲施行法不權輕重而遽欲更革豈知命令不謹烏能經久而不變歟如此則雖有聽言之

名而反為多言所累雖有善治之意而終無致治之期明主獨覩萬化之原其必有以處此矣竊觀更化以來言路廣開下情無壅論事切直者罔不嘉納上書狂悖者亦示優容建政立事興利除害戒飭官吏御札屢頒勤恤民隱詔書洊下百姓咸曰大哉王言一哉王心固宜庶政和而萬邦寧然悠悠歲月成效蔑然豈道遠難驟致事大難速成耶推原其故無不議論命令之間猶有所當審者乎且今之議論如何哉意境土之可復則

獻恢拓之謀一或少沮則謂和議之當講慮老弱之無用則申揀汰之請及至激變則復咎區處之失宜御敎之議或謂可從或慮重費履畝之議或謂可行或謂亟免若是之類皆議論之不一也度牒不應敷何既敷而隨免官劵不必截胡既截而復造帑藏赤立遽建督府恐費用之難支謫籍未消復須除命恐師言之未穆若此之類皆命令之不謹也誠使決以獨見不惑群議是者從之非者違之何至前後之牴牾作事謀始隨時施

宜可則因之否則革之何患施行之不當蓋今日之弊謀雖廣而未能從衆聞雖多而未能擇善故議論不一而終難成事務名而不務實知利而未知害故命令不謹而易至反汗然議論與命令實相關係議不主乎公則命之出也必不合乎公論不當於理則令之行也必有背於理是則議論者其命令之樞乎然持是樞者實在大臣留屯之議公卿議臣以為不可而趙充國以為可魏相能主充國而先零之强不戰而服珠崖之叛陳

萬年以為當擊賈捐之以為不當擊于定國主捐之而終漢之世絶無邉患此又大臣所宜加察雖然天下之事有經有權而又有機機者所以制治於未亂銷患於未形者也一或不密則害成矣其所係尤重也矧敵情叵測而備禦當嚴逆儔未戢而事變方激謀畫精審則轉危而安處置失宜則召釁稔禍凡一奇之出一計之畫固不容不周密也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鬭獸而況兵之多寡財之有無

戰艦之未具城壁之或缺將帥之不和遠近傳播纖悉
靡遺潛窺而陰伺者儻乘𡾊而投隙其能無岌岌乎且
用兵之法有之不可使人知無之不可使人疑今朝廷
之上雖務安靜而道聽塗說者多張皇以惑衆儻以無
為有以虛為實豈不啓疑貳而滋反側乎蘇軾有言智
者圖事貴於無迹故功已成而人不知此切時之論也
惟陛下與大臣亟圖之
應龍為太學博士又奏曰臣聞天下有向安之勢人主

無幸安之心則治功有隆而無替矣夫事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此特苟簡目前者之見至於無事而為有事之備無患而為防患之謀非憂深思遠者豈能計慮及此人主苟以是為念則久安長治之效又烏有難致者哉易之泰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艱正無咎夫居泰之世聖人不以為可樂而以為可懼者何哉天下之理無常平而不陂者無常往而不復者惟能艱危其思慮正固其施為則可以無咎夫泰者通也天下極安之

時也聖人猶以為戒況未至於極安之時乎且今日之
事非臣所當僭言也亦嘗竊觀天下之大勢矣河北山
東雖入職貢而版圖猶未盡復殘敵垂亡游魂假息而
遺類猶未盡滅豪傑歸附人心響應而大勳猶未遽集
是雖有向安之勢又不可不為久安之圖必思患而預
防隨機而應變然後可以久安必振發以立志果銳以
圖功然後可以久安臣不敢遠引古昔請近述高宗之
事以明之敵人退避若可以少安矣而猶欲大立其恢

復之模强敵遽斃若可以自賀矣而猶欲自治以待其釁以至論中興之有時則謂必有所施為而後可以得志論自古人君則以為未有安坐而不勤於四方者由是而觀則高宗固不以既安之日而懷幸安之心故上焉有以建中天之業下焉有以垂億萬載之基其成效大驗蓋可覩矣率由舊章豈非今日之所當勉乎今朝廷之上亦未嘗不加意於此也宣威置於全蜀制閫列於邊陲新復郡縣經理而綏懷之流移還𦤺勞來而安

集之城壕則為之修築関隘則為之葺理若此之類固

非因循苟安者之為也然而自治之策未易畢舉將帥

雖擇果皆賢於長城如李勣之守幷州者乎士卒雖練

果皆藝能精銳如德裕之雄邉子弟者乎邉食雖蓄果

能有十年之積如羊祜之在襄陽者乎若猶未也則激

厲以作其氣委任以責其成使守禦之備無一而不舉

則主威益振國勢益尊中興之業可指日以冀矣詩曰

是究是圖亶其然乎臣不勝拳拳

應龍又奏曰臣聞韓琦之論曰天下之事惟審其是定而不易乃可成務蘇軾亦曰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治亦多術耳而獨以定為先者蓋能定而後能應天下之大事機之繁以有限之力而應無窮之變苟所守不堅則議論之角立賢否之雜進政事可因可革其將何以處之惟吾心有一定之見以之聽言則無稽勿聽弗詢勿庸以之用人則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以之出令則堅如金石信如四時三者既定顧何事之不可為哉共惟

陛下厲精更始總攬權綱急於聽言則論事之切直者悉蒙崇獎上書狂悖者亦示優容公於用人則收名耆哲招來俊彦無一藝之不庸雖寸長而不棄謹於出令則親灑宸翰涣頒德音或戒飭以警庶官或獎諭以厲將士聖化日新四方風動太平之盛可翹足以待也然臣區區之愚猶欲堅守而不變者豈顧為是過計哉蓋嘗敬觀元祐之事而參之今日之治則知定之一說信乎其所當務也今觀其時進擬可行之言看詳奏對之

疏擢舊德於散地起忠讜於謫籍停水利而厚農桑之業罷青苗而復常平之舊免保甲而去民兵之擾一時之治絶後光前宜若可以無遺慮矣而當時之臣猶有隱憂焉劉摯則曰已行之令持循勿變則治道成王巖叟則曰惟當日篤此心不可少移初意無非欲其一定不易以為長治久安之計夫何異議之人日夕搖撼未幾國論一變或以調停之說進或以紹述之說進新學廢矣而復興之新法罷矣而復行之邉隙息矣而復啓

之名釁稔禍遂詒伊戚然則言治於今日者可不以是為鑒乎且今朝廷之上凡所施行固不容議惟顧不以異議而搖不以小不如意而沮且機會可乘之言固快人意也而量時度力則未可以輕舉上策自治之說若委靡不振也而實可以圖全揣摩迎合雖若可聽然信而用之必至於誤事忠鯁讜直雖若逆耳然推而行之實切於時政此心一定是非莫惑尚何築舍道旁之慮哉臣故曰聽言不可以不定例不當得而得則扳援而

妄求者頭鑽而肘刺才不足用而用則經營以求進者肩摩而袂接碩德偉績超躐遷擢人誰敢議名實未加於上下而遽膺不次之選則人懷倖得之心必以沈淪為恨把麾持節善最上聞增秩進職彼自知勸若迭更數易人無固志不惟迎送之重費尤恐績用之弗成凡此四弊一意杜絶則各安其分無復僥覬尚何賢否之混殽哉臣故曰用人不可以不定禁專殺謹徒刑所以示欽恤之仁戒掊克懲貪墨所以洗舊汙之染若是者

斷在必行犯者勿貸孰不凛然而知警廼若蠲免賦租
固欲寛民力也而州郡廼以用度不贍而冀朝廷之裨
補輸納用劵固欲捄折閲也而常賦所入虧損過半既
乏見鏹以應軍衣之支復窘財用以供經常之費若是
者尤當通融其有無斟酌而蠲減否則廹於文移急於
逃責必至創立名色肆行科罰倚法以削民何以堪若
是則雖有恤下之美名未必有及民之實惠必詳考熟
究使公私俱便庶可立為定制不然則朝行暮改徒為

墻壁之虛文耳臣故曰出令不可以不定雖然此非至難之事也特在乎一轉移之頃耳然尤有大於此者敢以閞於理亂之原者陳之昔吕陶言於哲宗之朝有曰君子小人分辨則治道成邪正雜揉於朝則治體不能以純一今之君子固彚進於朝矣豈無投閒置散而未盡用者乎今之小人固斥逐無餘矣豈無潛竄陰伺以冀其復進者乎天下之患莫大乎君子有挾持天下之志而小人得絲其間使不得以展布焉夫君子不得以

展布君子何病也君子一去而小人得以鼓舞而竊其權肆意妄行不至於極弊大壞則不止然則人主果何利於此哉今大明當天魑魅盡伏固無所容其跡然藥石於强壯之時乃臣子拳拳憂國之忠易曰履霜堅氷陰始凝也是必防其微杜其漸則天下可以常為泰而不為否矣臣位卑言髙罪在不赦惟陛下恕其愚

歴代名臣奏議卷五十八

歷代名臣奏議卷五十九

明 楊士奇等 撰

治道

宋寧宗時知澧州曹彦約上奏曰臣伏讀正月二十三日詔書求言於搢紳之彦芻蕘之微以為厥今百度未釐三邊未靖人才乏而未究搜揚之術民力困而未明惠養之方救此弊端寧無良策乃若箴規主失指摘官

邪人所難言朕皆樂聽臣讀至此未嘗不聳動太息識陛下望治之切也竊惟陛下嗣登大寶十有五年内無宫室苑囿之美外無弋獵狗馬之好以此為治宜將上咸五帝下登三王然而姦臣所以怙勢公論所以靡容屏蔽聰明排斥忠直致使更化再踰於月律求言罕見於奏封有如詔書所云者則為治之道豈固有所扞格而不可至哉祖宗設求言之法其於人主之一身審矣臺諫之職所以議論是非給舍之官所以糾駁章奏侍

從之有已見則論思者可以無廢職史官之有直前奏事則記注者可以無隱情至於講讀之侍燕閒兩制之備顧問朝殿之有輪對暇日之進故事莫不啟沃帝心助成聖學下至於主兵官之有倚仗子樞屬之有承旨公事外任官之有朝見朝辭草茅韋布之有封章亦皆互相發明無有壅蔽朝思夕惟可因否革與二三大臣謀謨而力行之造命於上者謂之萬機著見於下者謂之百度順此而行何治之不致陛下在潛邸時尊儒重道講論經理無有厭

數龍飛之初每欲延見舊學咨詢治道收召名儒虛懷聽納當此之時天下仰望謂髙宗孝宗之治指日可見自慶元改元之後當宁恭默大臣奏事不聞有所折衷小臣奏事不聞有所訓飭士大夫絶念謂陛下無意於政矣今者大明公道詔求直言治病於已病之後改過於悔過之時是宜明哲天臨姦蠧晛消然而外郡章奏累月不下軍機急速踰月不行省部之事未免稽留廟堂之務失於叢脞内而京局外而州縣奉行不虔絶意治功置郵傳命稽違

程式無前日專權之患而有上下不任責之憂此則勉强之道未行而瞑眩之藥未進也木本無蠹根不茂則蠹有時而生人本無疾氣不盛則疾有時而作人主於剛健之時明君人之道審為政之理則姦邪無自而執柄近習無自而用事惟夫翫時愒日不以稼穡艱難為憂居安忘危不以祖宗積累為念則賢人君子必皆遂其難進之心憸人佞夫復有以堅其患失之意利害莫從而上達福威因得以下移百度未釐常必有此今不開公正之門

鑒偏信之弊而獨拘拘譾譾守常執固以簿書為實政以歲月為無用此何時也而固為是不切之政耶陛下閱百度之未釐則必以持守為難以逸豫為戒大臣造膝必與之反覆詳盡羣下進見必為之謙虛接納至於軍國庶政亦以委任責成筭計見効正不在於徽沸而吹蘄也臣聞兵所以撥亂亦所以起亂因亂而撥之者其兵直無亂而起之者其兵曲古人之用兵一皆為民而已彼其困於鋒鏑之慘弊於轉餉之勞父子不得以

相見兄弟妻子不得以相保聞撥亂之聲則必欣欣喜色而相告此簞食壺漿之禮所以至而奚為後我之言所以發也若其耕田鑿井以為樂仰事俯育以為安身不履行陣老不見兵革聞起亂之聲則必疾首蹙頞而相告此豈言語之所能詔告而刑罰之所能驅迫哉是故聖王重兵生民厭兵老師宿儒不敢談兵武夫悍將不敢佳兵順乎天而應乎人如此而已彼首兵議者何所見而為之耶謂國論已定歟則朝行而夕改矣謂國

勢已振歟則兵冗而將驕矣謂國用已備歟則帑無十年之財廩無一年之蓄謂敵人已弱歟則起兵百萬而空虛之證不見開邊三年而中原之豪傑未歸兵已連而不解和已議而難成遂致貽憂君父流毒百姓三邊之未靖將何術之可救也疾痛未深可以導引轉禍患未成可以言語感今起兵釁而失地利求和議而竭國力誅首謀不足以厭其心頻遣使不足以得其意事勢急矣非可以常說解也主國是者貴持重決大議者尚

操略夫使恃强則欲戰畏弱則請盟寒氣至而厲甲兵煖氣劾而弛邊備則庸人妄夫皆足以有為何貴乎豪傑之士應酬萬變而不窮也敵雖頑梗而兵機變詐乃其素講非如中國之人習熟禮義遇有緩急取兵事而徐議之耳彼其大舉於丙寅以威聲脅我疲弊於丁卯以和議欵我察其情實豈不以歳幣為利惟其所問輒應所求輒得以我為易與而直以無道行之若又處之不得其宜行之不得其道必將違其本心縱蛇豕之欲

而未已也夫語殺人者未必殺人以其謀之淺也然而人或不畏則怒而殺人畏之已甚則逞而殺人殺不殺在彼備不備在我實利實害不繫乎畏不畏也勿謂求之太過可以得其心拒之太峻無以制其命彼誠欲來非可以盟誓沮彼誠不來非可以言語化其和也則不來為正兵來為竒兵其不和也反是此靖康之和立變於頃刻之間紹興之和反覆於數年之後事有商鑒不可泯沒則兵之用否不在於急和明矣陛下念三邊之

未靖莫若遲留小使督責邊備内為不必和之實外不沒可和之名使之不測事端君臣相怨假以數月便見真偽設復大舉則其民固已怨矣欲進而此已戒嚴欲退而彼有叛兵辛巳之勝可復見於今日也人才之未盡非搜揚之所能得也昔者堯舜繼軌元愷至湯武革命伊吕耦有如是之時則必有如是之用不借於異代久矣以賢馭能則人才衆以能馭賢則人才寡非衆寡有時而不同亦進退有時而消長也是故中才滿天下

真才不百一苟其有所抱負思欲自効於一世則其居
易以俟時藏器而後動上之人不思有以縱史之喜材
術而鄙禮義重奔競而輕恬退則識時之士必有相㩦
持而去者矣禮不重無以致純儒爵不吝無以慰志士
忠佞並進則忠者退賢不肖混淆則賢者羞此當饋所
以無益於興嗟而臨朝者有時而嘆息也十五年來士
大夫之心術壞矣上焉者不愛其身以言語得罪或削
籍而遠屏或卧家而待盡次焉者偷生仰禄以職業自

見或諄諄於田里或切切於簿書是皆中人以上有所
持守為時奮發可以倚仗其他則出入權門假借聲勢
苟不至扇揚凶燄撰造釁端卑君而尊臣殘下而慢上
不過貪位慕祿趨事赴功當大明旁燭之時各安分守
亦足以湔拔使令未至甚害惟是廉恥道喪風俗不美
謁見者以伺候為常致書者以畫一為重隔越初任便
求堂除鄙薄外庸躐進朝路致使蒞職者無著効居官
者無固志以州縣為假涂以表著為捷徑苟不反其道

而用之正恐廉靖之士耿介之人入山惟恐不深避世惟恐不速矣近歲朝士補外終更者少貴要起廢驟進者多選人入朝不數年可以除節京官外任率十年不可以得郡矧今邊陲多事士大夫宣力暴露之賞不可以望觧帶觧閤之厚扞禦之秩不可以比榷務茶場之多正當比量重輕斟酌緩急久任者却與内徙再任者更與優遷使被堅執鋭者無怨辭貪進嗜利者無倖位則人才不乏矣抑又有可言者古人於一世人物要必

盡其才而用之反覆謀議惟恐其不熟默觀審察惟恐其不稱聽其言而信其行覲所由而察所安故能任之以事而無不成責之失職而無敢怨近日之事則有甚不然者宣威之臣賦上明命用舍利害所繫非細令或紿以諭民却使撫兵始不知謀終使任事欲加之罪其能無辭將帥之臣人命所恃兵將相知猶恐不濟今乃擢為郡守本無尺籍分撥它屯驟使臨陣欲責之効其何能必甚至身為執政不與廟謨並列樞府不知兵事

朝廷用人一至於此雖有俊傑未免苟且歲月以公府為傳舍以伴食為保身不然則有高蹈隱迹者耳陛下念人才之乏而未究搜揚之術莫若均内外之任制遲速之法驟用恬退屏斥僥倖至於廊廟之任閫外之寄事大體重不輕所予則人才皆至矣人君以天為心以民為體斬殺不時不可以為孝言動非禮不可以為仁中興恵養九十年兼愛南北豈不知大讐未報正統未明為民受屈循至今日自兵興以來百姓之失業者可勝

計也曩時農夫今應募而荷戈矣曩時壯丁今死戰而暴骨矣大江以北莽為戰場淮襄關外半為丘區人煙稀少十無一二而米斗踴貴其直數千秋熟尚遠人情可慮兵之害民如此其酷也邊民喜亂失其良心或假託忠義肆為盜賊或結集鄉閭侵擾對境居南界者以北界為犬豕居北界者視南界為仇讐剽及牛馬掠及婦女邊臣坐視不敢執何要功生事者又欲作戰勝申奏僥倖推賞引惹邊釁屠戮平民無大軍可以迎敵無

城郭可以禦侮輾轉退保莫有限齊江北之民何所告訴束擔維舟日謀竄逸廢生生之具失耕農之業加之調發不常和糴方急已去者流為盜賊未去者苦於飛輓如此不已亦恐召釁稔禍不特强敵之可畏也既不能兼愛南北又無以感動中原復古本意相去愈遠古人征討叛虐兵不血刃爭奪城邑市不改廛所謂師出以律否臧亦凶而況和戰者朝廷之微權整暇者邊臣之守職無事則橐弓卧矢敵人開戶有事則整兵而相

向先鼓而後行事至而戰不從中御至於和戰大議事
關國體若使勢不容已決意用兵必須大啓元戎弔民
伐罪行一不義皆所不為若欲復尋舊盟尤當邊鄙不
聳何至魚肉生民背天理而違古道使斯民至於此極
也昔者河南之民被祖宗德澤不忍使其子弟終於左
衽父詔兄語朝思夕念望恢復之期念須㬰無死則以
中國之仁厚有以勝其慘刻中國之禮義有以别其風
俗也是以臨邊而語則自謂漢民交鋒而戰則常至倒

戈每敵有長驅之心則未嘗無後顧之患若使結怨境上不能息肩中原遺黎自為勍敵對境之間岌岌乎不可以朝夕矣是故不安江北不足以服河南不服河南不足以制强敵陛下念民力困而未明恵養之方則必明詔大臣講求邊政博詢羣臣選求邊吏以版築儲峙為急務以誅亂禁暴為初政屯大軍以防姦民明黜陟以戢姦吏則民力少蘇矣百度之未釐三邊之未靖人才之所以乏民力之所以困臣固略言之矣至於所謂

箴規主失指摘官邪臣雖不才親逢求言之主豈敢無說以處此也求言者治之形也用言者治之脉也漢光武建武詔書第五倫知其聖主唐德宗奉天詔書淄青軍士為之泣下言語感人其效如此本朝徽宗欽宗用之宜足以收召和氣而諄複昭回曽不及事然後知宿痌積弊根盤節錯利刃敏手猶恐不及是必審造命者如救頭去害政者如決癰坐便殿如受國書對羣臣如遇大敵此心所存對越上帝及其見於行事特其緒餘

播於詔告特其發見有雍容和緩之意無匆遽淺迫之謀如日用飲食不改常度如深居簡出不啓外侮此古之聖賢所以於穆而不已獨立而不懼也臣在遠方不識事宜但聞攬權之初威聲震赫朝廷不及知禁近不得與竄殛大臣歸過兵釁驟賞偏將峻及廉車事出一時邈無前比然而人心未駭士論未譁皆謂改弦易轍必將取前日弊政而一洗之既而屢遣小使不少暇逸屢詔集議不立成筭邊陲之間易肆欺侮朝廷之上茫

無執持事叢於更化之前而效未著於更化之後發威
王之憤不足以擊魏衛赫文王之怒不足以遏徂莒則
是規橅未定議論不一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人徒
見春事已深羽書稍緩苟寛目前便謂奠枕不知水潦
一去秋風便高和議苟成敵情難測設使誅求未已干
戈復尋敗軍之將不保其復勇棄甲之軍不保其不潰
糧運不保其能繼器械不保其適用廟堂之上將何說
以濟也始謂權臣專制使執政之臣不得與議今議已

與矣比前日何如也始謂權臣撓政使宣威之臣不得行法令法得行矣比前日何如也債帥之當易者幾處虛籍之當汰者幾許官吏之任責者幾人新政之望効者幾事長策急務未見毫末而簿書期會益以弛緩陛下有罪已之心至使天下箴規主失行綜核之政又欲使天下指摘官邪不知人主用人一失其柄則箴規主失尚可逃譴指摘官邪其罪反大甚而臺諫給舍繫天下之公議顧乃朋邪結託為執政之私人漸不可長至

有竊天下威福而不敢問者拔本塞源非一朝之故也古人以議執政為美談故政成而人頌其德後世以議執政為獲戾故政弊而人指其過祖宗盛時成憲具在文彦博之權方重唐介數其罪而不疑韓琦之勢方炎王陶攻其短而不避法家拂士君子之良師也危言激論朝家之藥石也茍使大臣當國皆得以言其非則過小而易悔事近而易復有策免而無誅夷有待罪而無貶斥手足腹心之喻復見而徵招角招之樂作矣浸失

本意此事未久大臣當軸惴惴然恐天下議已鉗制言路顧指給舍甚至假制誥以導私意因批荅以報私恩推頌功勲極于元聖討論典故不由舊章一旦聖鑒所臨與衆共棄然後枚數其罪派别其姦人人得以肆言事事得以詳論主失官邪莫甚於此陛下誠厭習俗胡不取祖宗之法而施行之選用臺諫必使百官雜舉不使大臣干於其間斷自聖裁惟意所欲至於講讀之官可以非時見内宿之官可以夜分召或賜坐於燕閒或

前席於宣室下民之問詢及芻蕘邇言之察不間疏遠則主失官邪氷散霜釋矣臣誠知陛下所謂官邪不止乎此竊以為事勢方急非卑官小吏之所暇問也又況立法者在朝廷行法者不在天下一時之所立萬世之所行皆朝廷也烏有朝廷壞法歸罪於天下而更立法以勝之此不公之甚也是故薦舉之有請求非薦舉之法也請求徧天下而謂薦舉之法當變誰之罪也官吏之有權攝非官吏之法也權攝遍天下而謂官吏之法

當變誰之罪也押綱隷州郡而州郡不得專廂軍屬州郡而州郡不得使以至銓試之有代筆太學生之有詭名舍法之有異恩銓法之有堂帖是豈遠方寒士之所得為哉今不必純法上古求過於祖宗之時但只如紹興乾道淳熈間上下相維亦足以致治此在陛下宵衣旰食勤勤懇懇不以去權臣為成功不以和戎為得計坐薪嘗膽日與羣臣商確求其所未至勉其所當行庶乎其可矣不然則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内無善政外有

强雠坐享太平又不得如今日也昔趙普戒太宗曰邪諂之輩蒙蔽聖聰非次興兵出于偏聽太宗無是事也蘇轍戒仁宗曰歌舞飲酒歡樂失節坐朝不聞咨謀便殿無所顧問仁宗無是事也忠直之士自古所同誠實愛君不知其罪仰惟陛下求言之切臣不敢不盡其愚惟陛下赦其僭
監察御史謝方叔上䟽曰秉剛德以回上帝之心奮威斷以回天下之勢或者猶恐近習便嬖之人有以私陛

下之聽而恱陛下之心則前日之畏者息憂者喜慮者玩矣左右前後之人進憂危恐懼之言者是納忠於上也進宴安逸樂之言者是不忠於上也凡有水旱盜賊之奏者必忠臣也有諂諛蒙蔽之言者必佞臣也陛下享玉食珍美之奉當思兩淮流莩轉壑之可矜聞筦弦鍾鼓之聲當思四蜀白骨如山之可念又言崇儉德以契天理儲人才以供天職恢遠略以需天討行仁政以荅天意帝恱

中書舍人陳傅良上奏曰臣聞人主有大舉動必有以新天下之耳目而大慰民望共惟陛下始自宅恤移御廣内此大舉動也正天下顒顒望治之時伏想聖心先定將有仁聲德意之事感悅士夫兼被黎庶者矣臣不肖輙有管見一二仰裨聖明惟陛下財幸一乞三宫各置使領以盡孝養之道一乞降詔問民疾苦仍申儆見行賑濟州縣官吏諭以賞罰一乞自宰臣以至侍從管軍次第宣引從容賜坐訪以軍國機務以示責成之意

一乞撫問沿邊諸將并帥臣仍量加錫賚一乞增置諫官一乞收拾恬退滯淹之士一乞稍出内帑錢以助版曹經費少寛催理已上特臣區區愚慮所及未足以廣宣主德如蒙采納見之施行則嗣此有樂告陛下以治安之策者矣臣不勝拳拳

知邵武軍徐範召赴行在言功利不若道德刑罰不若恩厚雜伯不若純王異端不若儒術諛佞不若直諫便嬖不若正人奢侈不若詩書盤遊不若節儉玩好不若

宵衣旰食窮黷不若偃兵息民是非兩立明白易見幾微之際大體所關積習不移治道舛矣

著作郎吳泳上言誦往哲之遺言進謀國之上策實不過曰内修政事而已然所謂内修者非但車馬器械之謂也衮職之闕所當修也官師之曠所當修也出令之所弗清所當修也屯兵之地弗嚴所當修也直言敢諫之未得其職所當修也折衝禦侮之弗堪其任所當修也陛下退修於其上百官有司交修於其下朝廷既正

人心既附然後申警國人精討軍實合内修外攘為一事神州赤縣皆在吾指顧中矣

太常博士徐清叟入對疏言陛下親政以來精神少振而氣脉未復條目畢舉而紀綱未張公道若伸而私意之未盡克者則亦風化之先務勸戒之大權與夫選用之要術猶有闕略而未之講明者爾何謂風化之先務曰原人倫以釋羣惑者是已何謂勸戒之大權曰惜名器以示正義者是已何謂選用之要術曰因物望而進

人才者是已

時新進者多逞小才害大體太學正張處轉對言立國有大經人主當以靜制天下之動今日之治或有鄰於鍥薄而咈人心傷國體者宜有以革之使祖宗之意常如一日可也遷國子博士時金垂亡因論自治之道謂天下之治必有根本城郭所以禦敵也使溝壑有轉徙之民則何敵之能禦儲峙所以備患也使枵腹盻盻不得食則何患之能備今日之吏能知守邊之務者多而

能明立國之意者少繕城郭聚米粟恃此而不恤乎民則其策下矣

陳耆卿代上殿劄子曰臣聞天下非大弊極壞之足憂而小康之可懼孟軻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又曰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傲是自求禍也夫同一閒暇爾聖主乘之則自修庸主乘之則自肆果自肆也雖大治且不保況小康哉臣仰惟皇帝陛下兢業勤儉配古帝王踐阼二十有三年而更化

且七年矣曩時權姦内蝕据我乾斷今無之曩時僭叛外訌撓我坤維今無之曩時寇盜起於南芟鋤不息今無之曩時戎禍亂於北拏結不觧今無之人孰不曰此閒暇時也陛下亦嘗思之乎昔之於敵也惟憂其不亡而今也反憂其亡憂其不亡者恐其盛而與吾角也憂其亡者恐其餘息忽盡而有崛起者之為吾鄰也然則外若閒暇而中有隱憂之勢焉及是時而自肆可乎臣之所以告陛下者非止曰蒐兵選將高城深池以為備

御策也自治一語令為書生常談而自古聖賢未有能捨是以躋于理者要其大較曰用人聽言而已用人如資耳目股肱聽言如通脉絡脉絡壅底則股肱耳目有作而不隨之勢自更化以來求言凡幾進言凡幾去歲小大廷紳慷慨激烈爭言時政或以為指斥太過臣曰未害也惟聖主為能受盡言言之是可為國家福言之非可為國家賀賀者非賀其言之巳甚賀其言之雖甚而上之人能來之且容之也雖然其甚者宜容也其切

且當者不當止於能容或謂陛下不酌可否槩而容之
聖度雖寛覔物望未愜夫亦於羣臣奏對之間擇其稍可
行者次第施設以收士大夫之心可也至若用人一事
陛下與二三大臣權衡於上誕開公道痛絶私謁有德
者用之有才者亦用之正與翕受敷施同一軌轍而上
之意向難測下之體認易偏用一精明之吏則有以苛
察迎之者矣用一剛强之吏則有以峻刻迎之者矣用
一能理財之吏則有以聚斂迎之者矣見影疑形見葉

疑根上未必有是而下不以為無是此又公朝所宜察也臣愚欲望陛下更與二三大臣籌度仍降睿旨布告中外俾知所以招徠讜直奬用忠厚之意庶幾上而朝廷下而郡國莫不曉然向方以惟上之聽脉絡既通耳目股肱既運元氣既固邉圉盖客邪爾惟陛下亟圖之吏部尚書游似入侍經幄帝問唐太宗貞觀治效何速如是似對曰人主一念之烈足以旋乾轉坤或謂霸圖速而王道遲不知一日歸仁期月而可王道曷嘗不速

一念有時間斷則無以挽回天下之大勢至於憂勤既
切宸念而佐理非人亦何以布宣九重之實乃撫太宗
事以陳且謂太宗矜心易啓漸弗克終僅止貞觀之治
陛下嗣服十有五年艱危之勢滋甚回視太宗治效敏
速相越乃爾意者親儒而從諫敬畏以檢身未若貞觀
之超卓乎節用以致愛選廉以共理未若貞觀之切至
乎願陛下益加聖心
起居舍人真德秀上奏曰臣不佞昔在辛未之冬嘗因

進對妄論北敵有必亡之勢者三可為中國憂者二今其強敵外攻大臣内畔部曲瘵殰骨肉分爭敗亡之形蓋甚前日臣愚竊謂此正天命離合之機國家多事之始可以為憂而未敢以為幸也夫敵人窺伺河洛餘八十年中原遺民墮在驚炭臣知天意�然者久矣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言天厭商亂而求民之定也又曰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言夏商之後無足當天意者於是博求之四方

也旣又曰乃眷西顧此維與宅言諸侯之德無以易文
王者故天命之為中夏主也今天厭夷德甚於獨夫受
之時而堂堂中原實宋舊物陛下誠能進修聖德一如
文王發政施仁一如文王上帝監觀當必有睠焉南顧
之日則雖因時奘舋光復土宇臣猶以為易若夫天時
雖應而人事未修補苴目前慮弗及遠不幸一敵滅一
敵生甚者姦雄乘隙而奮風塵蒙霧六合震動雖欲燕
安江沱姑全金甌之業臣猶以為難盖嘗深惟今日之

勢必也君臣上下皆以祈天永命為心然後可以安元元固社稷銷未形之變迓將至之休臣不揆狂愚敢條為六事以獻惟陛下財擇臣聞劉向有言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臣竊究其指以為不然蓋祥多而恃未必不危異衆而戒未必不安顧人主應之者如何耳伏觀今歲以來咎徵洊至二月宜燠而飛雪沍寒其令如冬六月宜暑而積陰驟涼其令如秋地宜安静而有震揺之變水宜潤下而

有漂涌之灾則陰陽猶失節也迺九月丁巳星隕于晝其占主益十月戊戌流星出昴其占主吴則象緯猶告徵也有一于斯皆宜儆懼而况重之以震霆之異乎昔景祐五年雷發孟春仁宗皇帝即下求言之詔凡聖躬闕遺臣下阿枉與夫政教刑獄之失薦紳百僚咸得悉言所以通下情召和氣也今陛下自視何如仁宗冬雷之警甚於春孟而求言之詔未頒政令否臧何由悉見四方利病何由盡聞羣臣邪正何由徧察雖震懼之言

不絶于口憂勞之念日切于心臣猶以為未也夫天之愛陛下如慈父誨陛下如嚴師褻而弗嚴則愛有時而弛翫而弗戒則誨有時而倦惟陛下考祖宗之已行思所以通人情察民隱進忠直屏佞諛使善政日新至和自應此祈天永命之一事也昔商周君臣更相啓告不曰率乃祖攸行則曰監于先王成憲由古暨今未有作聰明改法度而天下久安者臣觀三代而下治體純粹莫如我朝德澤深厚亦莫如我朝蓋其立國不以力勝

仁理財不以利傷義御民不以權易信用人不以才勝德聖子神孫世守一道故雖彊不如秦富不如隋機變之巧不如齊晉材能之盛不如武宣然其恩結乎人心富藏乎天下君民相孚而猜忌不作材智不足而忠信有餘社稷長遠賴此而已陛下聖德謙沖未嘗輕改成憲臣猶竊慮或者患國勢未張而欲振以威刑患財用未豐而欲益以聚斂謂誠信不如權譎謂忠厚不如刻深有一于茲皆伐國之斧斨蠹民之螟螣也惟陛下察

截截之諞言守悶悶之家法舍一時之近效恢長世之遠圖此祈天永命之二事也昔筦仲有云下令於流水之源者順人心也鼂錯亦曰三王法令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夫二子以功利之徒刑名之學且猶知此而況不為二子者乎漢世用法之嚴莫如武帝然欲重皮幣而皮幣不可行欲禁私鑄而私鑄不為止豈非人心不服則法有所不足恃耶夫法令之必本人情猶政事之必因風俗也為政而不因風俗不足言善政為法而不本

人情不可謂良法陛下亦知近日人情之休戚乎昔有唐定制非叛逆不籍其家德宗欲籍竇叅而陸贄爭之憲宗欲籍楊憑而李絳爭之今閭巷細民小有詿誤輙罄其貲而沒之官有人心者寧忍為此往者明詔丁寧毋得擅籍朝廷德意未嘗不歸於厚而貪官污吏倚法以削者猶自若也銜寃已甚之人間能奔愬省部經營展轉僅獲給還而違詔擅籍者終未聞薄懲一二貪猾之吏何憚弗為羣情囂囂不自聊賴弱者至父子相隨

赴井以自斃彊者至欲剚刃守臣以自快民愁如此而承流宣化者動以人情安便為言是不特欺其民且欺其君矣孰謂清明之朝而可罔以非道哉書曰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臣願陛下軫不見是圖之戒思不虐無告之言令之未使者勿憚於改為吏之不良者勿使之佚罰收人心觧天意孰大於斯此祈天永命之三事也

昔趙簡子以尹鐸為晉陽鐸請曰將為繭絲乎抑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鐸往損其戶數異時智氏之難卒

賴之為安今之有司知為保障慮者固不乏而繭絲自營者皆是也日者近甸海塘一役敷樁篠至十六萬調丁夫至八千人窮瘠之民豈易堪此四方郡國科民出鏹少者日亦千緡江右守臣至有陰增常賦以自潤者久而弗已豈邦本之利哉夫安富卹貧王者之政也而今郡縣之官往往有嫉視富民之意多方破壞不盡不止獨不思富之與貧相須而濟今有餘之家窘於科斂摧於告訐皆蒿然有不自存之態於是賒貸之路窮而

貧民益困矣古者君與民為生故有省耕省斂之政令毋望其能如古也惟民自為生官勿撓之足矣而遠方縣邑至有令民日用錢穀米鹽之數悉書而上之官者其請歷于官也有給歷錢其驗視于官也有繳歷錢瘠民以肥吏大率皆此類也年方屢登變且未作脫有饑歉為慮可勝計邪臣願陛下霈然下詔申敕有司削非法之征徭禁不時之科率以紓民力以阜民生此祈天永命之四事也臣聞式敬由獄者蘇公所以長王國庴

用五刑者苗民所以殄厥世昔我藝祖皇帝承五季極
亂之餘赤子遺民存者什一於是立奏案之法以革藩
侯專戮之弊頒折杖之格以除獄官過用之刑至仁如
天覃及百世列聖因之為法益備急故入之辠寬過失
之誅故范祖禹謂國家以仁繼仁哀矜于民帥用中典
為百三十年太平之本陛下天姿寬恕同符祖宗好生
之德對越無媿而臣區區思所以將順者有三一曰今
之理寺實名天獄民有不幸入其地者如赴坑穽其視

官吏如畏鬼神非他狴犴比也間者藩船之誅株連頗衆幽欝所感淫雨為菑秋官有陳繼命趣決有以見陛下欽恤之心臣願自今非事體至重毋輕下大理設不獲巳猶當限奏當之期嚴枚蔓之禁書曰何敬非刑何度非及惟聖明垂意二曰廷尉天下之平命官設屬宜常參用儒者俾三尺之外得傅以經誼本之人情庶幾漢廷斷獄之意三曰酌情處斷所以重帥權非列城所得用便宜斬戮軍興一切之政非平世所可行臣覩比

來寖相承儌儻或不幸有嗜殺之人擽擅誅之柄惟意
所欲民奚辜焉願亟制其萌以杜藩鎮之禍三者誠行
則上足以承天心下足以拯救民命延洪國脉其在茲
乎此祈天永命之五事也國家待遇臣子忠恕為心故
有罰辠之科有宥過之典夫追命居住䀿古流放之刑
其在聖朝未嘗輕用比緣官吏翫令間或舉行誼在懲
姦本非獲已罰當其辠人自無詞側聞剌舉之官或乖
審謹奏刻來上未盡至公廼者朝廷蓋嘗原貫一二矣

臣願因詔有司博參物論若其倚法牟利贓狀灼然在
臣何敢遽議或緣材術短拙措置乖方本無嫚令之心
例遭曠職之罰者揆諸人情宜在可貸之域又郊霈之
行令將朞歲湛恩汪濊草木為春而士大夫名麗丹書
間有未被湔滌者其間皐穢惡盈名隳節喪清議所棄
自無足云若夫情有可矜法所當宥而有司因循未及
舉行者願詔憲曹條上之而廟論審裁之非獨恢洪至
恩亦以明布大信此祈天永命之六事也昔周至成王

天下既極治矣而召公作誥一則曰祈天永命二則曰祈天永命若不能以朝夕安者盖天命靡常聖賢所畏而況今乎然嘗反覆召誥一篇其綱目不過二事曰敬德曰小民而已盖國之將興不在彊兵豐財而在君德國之將亡不在敵國外患而在民心此召公所以勤勤於戒王而臣復推演之為陛下告也或者以為胡運衰微天所以福我也夫呼韓日逐之爭信為天之右漢矣高澄侯景之隙獨非天之禍梁乎今敵之存亡大勢可

睹雖吾量時度力動以覆車自懲然失火亡猨勢有相及應疇一誤何事不生安危之機殆難預卜為今之計獨有力行好事以荅天心天苟相焉何鄉不濟伏惟陛下念王業之難安惜天時之易失日與輔相惟懷永圖屈已而受盡言親賢而遠不肖凡所以維持天命者汲汲而圖之使人心日附根本日彊則進可以成功退足以自守抑猶未也雖受渭上之朝納河湟之土憂方大耳況事變之來有非意料所及者乎詩曰宜鑒于殷駿

命不易願陛下留神毋忽

著作郎任伯起上奏曰臣聞革天下之弊者不可無任怨之人亦不可不保全任怨之人夫天下之弊皆起於人情之私今也因其弊而革之必有拂夫人情者矣拂乎人情怨之所聚也怨之所聚禍之所基也人之常情鮮不懼禍往往熟視天下之弊逡巡退避而莫之革是豈果無任怨之人哉盖在上之人不能保全之勢使然耳臣故曰革天下之弊者不可無任怨之人亦不可不

保全任怨之人者此之謂也昔者西漢彊大至景帝時有臣鼂錯始議削地諸侯讙譁錯曰不如是則天子不尊宗廟不安及七國稱兵以錯藉口袁盎之言一入東市之誅即行此議者所以哀錯為漢任怨且恨景帝不能保全之也然則有國家者誠得錯等而用之天下之弊何患其不能革乎臣請言今日之弊一曰冗官二曰冗兵三曰冗吏四曰恩賞太濫五曰費用太廣古者官有常員員有常數昔唐太宗省内外官定制為七百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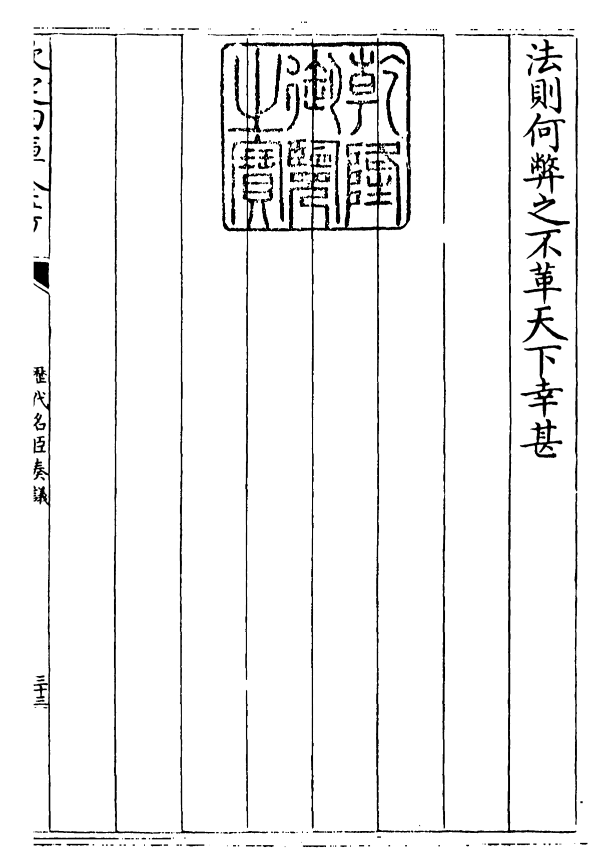
十貟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矣今官誥院所出誥命歲以萬計銓曹一官之闕率五六人共守之況入仕之塗日雜僥倖之門日啓人人能言其弊然而莫之能省者無任怨之人故也古者兵貴其精不貴其多周世宗嘗曰農夫百未能養甲士一且健懦不分衆何以勸乃大簡諸軍精鋭者升之上軍羸弱者斥之故士卒精彊征伐四方所向皆捷今内而三衙外而諸路老弱疲惰虚費衣糧者甚多武勇壯健可備緩急者甚少人人能

言其弊然而莫之能汰者無任怨之人故也朝廷嘗議減吏額矣何為至今而莫之果行也盖其連蔓根株交通關節張皇事勢胥動以浮言因循姑息以至于此不惟以有限之財養無用之人又且姦蠹日滋賄賂成市漢司馬遷有言刻木為吏議不對盖疾之也而況寔繁有徒乎人人能言其弊然而莫之能減者無任怨之人故也昔唐蔣伸言於宣宗曰近日官頗易得人思徼倖宣宗驚曰如此則亂矣對曰亂則未亂但徼倖者多亂

亦不難近年以來人思苟得每國家講一典禮行一慶霈莫不過生僥覬皆有取必于上之心曰是則有例得之不以為恩不得則以為怨是豈無可以痛抑之者乎人人能言其弊然而莫之能抑者無任怨之人故也昔唐鄭覃有言凡金銀幣帛出自蒼生膏血不可使無功之人過沾賜與縱内藏有餘亦當節儉勿容易而散之則四方有事得以支備免令重斂百姓朝廷近年支用日廣一日之間濫費不可勝計是豈無可以痛節之者

乎人人能言其弊然而莫之能節者無任怨之人故也此五者之弊坐視而不革臣不知更數年之後陛下其何以立國然則講究條具不恤羣議而痛革之二三大臣不得不任其怨然則委信不疑力排羣議而保全之則在陛下而已昔在仁宗朝嘗議裁減任子及展年磨勘發議之始士大夫相顧以為必致怨謗莫敢以身任之者惟韓琦富弼得君之專毅然不顧成法一立至今賴之臣願陛下以仁宗為法二三大臣以韓琦富弼為

法則何弊之不革天下幸甚



歴代名臣奏議卷五十九